黃石齋先生文集

黄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滇南蕭大成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増

序

大象十二圖序

大象十二圖何謂也言夫懸象之大者也天地懸象莫大於日月有日月而後有水火有氷火而後有山澤有山澤

而後有風雷水火生於日月風雷發於山澤日月不明山澤不靈故易者日月之謂也天地之道一治一亂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北至而贏贏極則必消南至而縮縮極則必復天地之仁寶其陽光日月之智尊其往復有往復而後有交會有交會而後有薄食有薄食而後治亂見焉乾治於南以日行高而謂之北坤治於北以日行下而謂之南日行之有高下乾坤之始交也屯蒙從坤而在於南則需訟從乾而在於北南者陽之故經綸以造其端果育以正其則北者陽饒故燕享以通其志作謀以集其事兩者聖人之愼始也師比在於南則小畜履在於北南有正主故

容畜親建奠其功北有疑客故懿柔辨定貞其志兩者聖
人之辨位也泰否在於南則同人大有在於北謙豫在於
南則隨蠱在於北隨蠱泰否日月之正交也泰否正交反
類而必復隨蠱正交有事而无故以爲是日月之常行然
而聖人始憂之矣聖人之治日月於其北而南不於其南
而北否自北而南泰自南而北蠱自北而南隨自南而北
兩者中國大才之大界也臨觀在於南則噬嗑賁在於北
剝復在於南則无妄大畜在於北臨觀剝復則非正交也
以自泰否而來入於牛交聖人猶且憂之故裁成歛德宴
息振育容保設教安宅閉關聖人非敢託之无事也以謂

是陰陽疑戰邪慝攸伏不可不戒也南有重頤北有重大過南有重坎北有重離如是不交聖人不敢以爲无事頤大過交於南坎離交於北於是則日月正交日月正交雖有既慝无所避之聖人亦曰吾謹細行以受大降立師道以正君德如是而已矣故講學修德聖人所救日月也日月治則水火治水火治則天地治然且聖人治水火不敢曰治日月明兩之道不屬水火以尊日月是聖人之愼也盛德之至也風雷山澤日月之氣質也天地水火治於上山澤風雷治於下日月北行山澤發榮日月南征風雷變聲故咸恒在於南則遯大壯在於北咸自北而南恒自南

而北遯自北而南大壯自南而北故虛受特立遠惡克復所以靖二分之路謹春秋之治也聖人不靖二分之路謹春秋之治則上无以爲君下无以爲師故晉之用明明夷之用晦家人之正內睽之正外聖人之學於水火則必有取之也晉明夷在於南則睽家人在於北蹇解在於南則損益在於北聖人之憂患蓋自是而至也上世之聖人雍容以治禮樂下世之聖人黽勉以治過悪表短而景長魄望而晷中則聖知衰矣故夬姤萃升天地之變位也夬姤在於南則萃升在於北剝復无妄大畜之訞於是始交亦於是始亂也須祿施命以收人心耀武升中以固衆志是

非聖人之得已也有德而无其位有位而无其時雖天地无以得於六子而況於聖人乎聖人之有困井帝乖之有鼎革猶日月之有交食敬其時位而无敢改於其德困井在於南則鼎革在於北師之於君敵也震艮在於南則漸歸妹在於北婦之於男非敵也隨蠱漸歸妹之交不有姦慝則必有戎慝乎是陰陽男女之雜也天地慝謫著於日月犬犭女謁閹寺強臣奸宄盜賊六者相爲起也聖人亦不治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樂曰永終知敝居賢德善俗若是而已矣豐旅在於南則巽兌在於北巽兌之在於北猶震艮之在於南也震艮不在於南巽兌不在於北則是風

雷山澤不讓日月之路也風雷山澤爭日月之路則聖人之治亦窮於无所措故震艮強也強而治之曰反躬止思巽兌柔也柔而治之曰申命講習離之繼明坎之常習則猶致此意也兩女必嫉兩男必爭何以止之曰教與學故易有十一教者蒙小畜蠱臨觀大畜坎損益漸兌是皆明王所救天地日月之具也噬嗑賁豐旅之治刑獄則非聖人之得已也渙之享帝立廟節之議禮講德則猶是君師之事也渙節在於南則中孚小過在於北中孚小過交於北則既濟未濟交於南兩交者天地日月所爲終事也日月不交則禍謫不見禍謫不見則天地无所示救於聖人

聖人无所施救於天地泰否兩濟之交於南治亂以之終始隨蠱漸歸之交於北華大以之中沸頤過之交於南王者以久而絕坎離之交於北霸者以㬥淅滅孚過之交於北大狄競於中華乾坤之交於南中華以蕩大狄此八者聖人所爲愼豫以救陰陽之敗也赦罪緩刑輟樂遷次修恭儉之節以致殼哀敬非所謂救敗於大也故易者爲救天地而作也救天地則必明於天地之道明天地之道則必淸日月之路乾坤泰否隨蠱頤大過坎離漸歸妹旣未濟中孚小過剝復夬姤萃升晉明夷二十四者日月之路也以是二十四者加於定衡環倚體用六圖者研幾辨物

其道无方舉其梗槩爲十二圖而日月之治南北嬴縮朔望盈虛交會閏餘亦畧著於象是古作易者之意也

歷年十二圖序

歷年十二圖何謂也言夫大象之歷年者也天道積於上人事漸於下衆積而神漸久而天故百年之歷可以觀智千年之歷可以觀聖也乾坤二歷百三十五年中於天地以爲主柄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左右南北相間起也定者以定衡者以衡環者以環交者以交體用通實因而乘之四十八圖相追求也酌而與之曰十有二夫以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事足其文獻研其爻象

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故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近爲爻象以圖天地而人猶以爲不備則是人之智大於天地也夫欲觀於易簡舉其始亂其惟環圖乎平桓之間經綸始興文素之業代爲明王周襄而後齊晉乃霸宴樂作謀以匡天下簡易之際容畜親建雖无王者未迨於亂敬元貞定遂及四歷四歷十二王懿柔辨定近於虎尾故歷之與易以四相起夏冬之義於是兩至矣泰否而下聖人所不親治也然而聖人皆治之裁成輔相則非貞定威烈之事斂德辟難亦非韓趙魏田之事也而聖人以此兩事者定進

退之大計類族辨物過惡揚善不謂衰世而廢主柄也安顯而不伺觀焉謙輕豫怠其謂靚赧之世乎八百之歷移於西也嬴氏受之以帝天下衰多益寡殷薦上帝其謂是周秦之際乎此三際八王者聖人之所不與也而猶與之治道以宗百世故聖人者憂天下之至也泰否而下至於隨蠱四際再交嚮晦復明及於振育秦室三王以迨漢祖止泝貞定爲廿四世故四際十四主天地所紀治亂也隨蠱泰否異姓之間或滅或興往替而來隆往枯而來榮君子覩慫以爲天地代謝聖人謂是宴息寢興要歸於振民育德而已漢惠而下暨於文武容保設教庶幾有焉武帝

中年迨於昭宣王覇道雜以尚刑法孝元而下至於新室遂爲剝復此三際者三百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繫於前際安宅閉關聖人所以保治之固也建武而後迨於明章茂對畜德庶幾有焉和殤安順是則頤養獨立之世也君子修道以治天下大之不能容保設教成臨觀之治次之求能茂對畜德循无妄大畜之業而課績於寢興攷德於言語飲食以爲是栽成輔相不懼无悶者是聖人之所哀也沖質而下是則坎離之會也坎陷也離麗也陷而有所麗則必有異姓乘之而起矣曹魏之事是也此三際者三百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繫於後際習坎繼明聖人所通變而

趣也自是而下則山澤風雷之治矣山澤之有龍蛇風雷
之有災眚聖人之所畏也曹氏四主與季漢共治季漢不
滅司馬不帝虛受恒立猶未及於經綸也晉大康而後則
遯大壯之治也惡惡而克復則足以戒女旣足以戒女旣
則足以戒強諸侯足以戒強諸侯則足以戒寇攘大才矣
三代之旣至於晉而備有焉晉之有遯大壯晉明夷百三
十七年備有三代之旣非遯明夷之足以旣晉也明德不
昭而非禮則履之過也劉宋永初而後至於蕭齊之初政
治修明在於北魏而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南北遞有也修
德省罪懲窒遷改自齊永明而下隋大業而上聖人无望

焉耳无望而猶且治之謂是百世之道不在於數代也故
自曹魏而後至於義寧而降四百八年與漢相直七代三
十六主大牜之君不在其科篡弒叛逆不可勝數也聖人
猶不忍以是輟明王之治蓋自夬姤萃升困井革鼎終始
唐室而後天地之教戒深切明著也夬者亂之始消也姤
者女之始壯也大牜盡而女主興禁門之蹀血牝主之決
萃非易之敎也而若易有此敎者唐人皆用之萃之不虞
升之高大景雲開元之間是也困用致遂以出於扶風井
用勸勞以綏於河北革始於長慶而主无正終鼎盡於大
順而祚乃更始唐室四際二百七十三年發於夬姤斂於

革鼎天地之正限也天地為限聖人不違聖人立教天地亦不能違之治曆明時正位凝命自堯舜以來亦有豫策於唐昭朱溫之事者乎朱溫之得為長子李存勗之不得為長子則亦天也恐懼止思君子於是致深戒焉耳蓋自建隆而後則漸交於歸妹矣隨交於蠱泰漢始交漸交於歸妹而宋室始立兩者日月之大慝也居德知微前宋數主亦庶乎有之也第大而失居親寡而无容真仁神英之間則亦未之及也而元豐間亂紹聖繼之訟獄繁興豫大自絕建中靖國之間卒與永嘉建興同亂故震艮陽也兩男之鬭出於中華二際之間五姓十主巽兌陰也兩女之

鬬出於大衍中爻之際兩喪其雄故衡圖之爲坎離兩濟環圖之艮震巽兌父母不御而男女絕嚮天地之所畏也中孚小過之似坎離臨觀遯大壯之似震艮巽兌天地猶且畏之猶且畏之則必就聖人而問道享帝立廟議禮制度雖在顛沛不可廢也以爲是先王之禮樂存焉可以立教可以立國過此以往則天地之事也以天地之事託於聖人聖人无所辭責則不敢復託於天地是十二圖之事也

乾乾坤坤序

凡卦皆一體兩象反覆異名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

過有對化而无反復其實日有晝夜而時通二六八體反
復皆十二爻屯蒙以反復而得二名乾坤以反復而得一
體其一體者不必二名其反復者不必對化故以八體卦
之對化通於五十六卦之反復皆舉兩端以成大例非因
綱紀而有異同也故爲乾乾坤坤首立四卦雖以用九用
六得對化之名實以一晝一夜通六辰之義晝夜雖有陰
陽反復只成一日約之則曰三十六象通之則曰七十二
卦或謂父母六子相與錯綜只得六十四何三十六七十
二之有曰反復對化錯綜易皆兼用之錯綜之有重乘反
復之有不動與對化之有不對化單舉之則難明博觀之

則易者也作乾乾坤坤四卦序第一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序

乾坤萬物之生始極南而乾極北而坤晝夜積象乾坤兩乘自分左右天地升降帝王盛衰皆於是爲限衡交者兩乾盡而交屯蒙兩坤盡而交需訟倚交者屯蒙自左而右需訟自右而左環交者屯蒙需訟皆自左而右春秋當坤之末端斷坤而起屯故元在乾之前端斷未濟而起乾故屯蒙與乾坤代始者也凡卦以爻當日積日成歲其以六十四卦之爻積日者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凡得歲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其以七十二卦之爻積日者三萬一千

一百四凡得歲八十六年餘一百四十四日兩法相追凡四其六十八年九十六日得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爲天地之交會凡三其八十六年一百四十四日得二百五十九年七十二日距差贏縮十三年三百十二日爲天地交限之差數兩四爲八兩三爲六從於左右與日月相逐四即二也八即四也作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四卦序第二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序

自屯蒙環交至小畜履四卦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而五君一民天地始亂泰否受之君臣更端又四卦凡五百

四十六年四十八日而交於隨蠱泰否隨蠱日月之正交也日月正交薄蝕所生陰陽雖均而駁亂見焉治効之見者謙豫而已同人大有之與小畜履君臣龎雜其効一也作否泰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序第三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序

自屯蒙環交至无妄大畜十二卦凡八百十九年七十二日而治運乃究臨觀之與謙豫則猶王者之治也謂有天地之正氣存焉過此而衰矣五行之數五十共治河圖全半共八百二十五約其歲實十二卦得八百七年半强而頤大過正交與乾坤同象作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

序第四

頤頤大過大過坎坎離離序

凡易上下經各三十六卦去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反復卦則爲三十三十卦之行二千四十歲又二百九十八日左右分之凡一千二十歲而交於中限與五百一十一歲之交倍追而合者也天地順數易逆數每值交限各以縮歷逆反而歸初七十二卦中分之歲凡二千四百二十二年餘一百六十三日半又中分之一千二百一十一年餘八十一日七分而四際分限正交互直故春秋者以十乘易之數去一而用九易以二十乘春秋之數去兩而用十八

詩用易之餘以爲積易用詩之積以爲餘故知易有七十二卦去用而存體及詩得十四春秋得十八之說者而日月運行天下治亂可得而求矣作頤頤大過大過坎坎離

離序第五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序

上經以四分部下經以三分部四三八六積歲相追體卦通數每限六十八年九十六日四卦得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用卦通數每限八十六年一百四十四日三卦得二百五十九年七十二日凡一追限差十三年三百十二日者爲日月之通數其餘積限各不相同而酌於通閏以

加減歲實其揆一也追數最親者惟用卦限四體卦限五相距不遠用卦行四限三百四十年二百三十二日體卦行五限三百三十五年三百十五日凡帝王運序絕續之際動差三四年然遠之愈闊不復可追惟十三年上下以五積爲六十八七可追體卦六積爲七十七八可追體用兼乘之卦故以十三年二三百日閒爲日月之交限猶朔望半交於十三日半之會也晉明夷亦爲食限作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序第六

家人睽蹇解損益序

易有衡環二交依序而求之則獨圜圖而已環圖自坤屯

至咸恒以前十五卦一千十六年百六十日在漢魏交際又六卦而入夬姤終魏晉六朝在六卦之內凡乾坤分位自坤起屯至損二十三卦實行一千五百四十七年餘二百七十八日四分用卦之全曆因而損益之故損益盛衰之始也作家人暌蹇解損益序第七

夬姤萃升困井序

凡卦分陰陽以從南北自屯蒙從坤而北需訟從乾而南凡五十二卦一南一北上下分從不失其序故陰爻多者從陰陽爻多者從陽陰陽之中酌從其象惟夬姤萃升上下反居南北殊路是男女睽大之變限也以衛倚二圖四

際分之各得十三卦八百七十四年餘二百八十三日而入夬限夬閽寺也姤婦人也萃盜賊也升權臣也四者天地之常孽而卦運間值或數百年以每卦七年分之則九十一年而入十四卦陰陽之變又虞其已遯也姤夬升萃四者錯居其入變限者不分上下初末婦寺賊臣相倚爲命至困井而凋耗極矣春秋已來故牒可稽上自東漢大閣下自李唐女寵或流沴於六十年之後或著兆於六十年之前雖未入正交體姓如故而陰陽之既發於災戎毒痛極矣作夬姤萃升困井序第八

革鼎震艮漸歸妹序

凡易體卦環圖不分四際自乾坤兩交而外六十四卦從
乾右旋二十一限至損益凡一千四百一十三年而入夬
姤在陰陽變位之候又二百二年而入鼎革又二百二年
而入漸歸妹則交卦盡矣漸歸妹兩濟之先應者也下經
三卦雖以八十六年餘百四十四之法相追至於卦象積
實一依體卦不可改也用卦環圖從屯立春從蒙立秋起
於西北與日右旋而春秋追易逆數之法皆起於東北未
濟之端左循下行六卦而歸妹九卦而鼎十二卦而姤周
秦漢之間槩可識矣中分二千四百二十二年半否履之
間大夏玄黃兩乾之端冰霜始戰學者所致思也故易以

體卦爲曆用卦爲候八十五歲相追之法以識交限而已

作革鼎震艮漸歸妹序第九

豐旅巽兌渙節序

是在下部弱卦也其交於春秋在戰國之閒其交於金遼在皇統之際雖不當正變交會而强主不立興朝不泰二百二年之閒帝王之風教僅存焉耳自乾屯至渙節二千一百八十四年與體卦中分相值而天道且變作豐旅巽兌渙節序第十

中孚中孚小過小過既濟未濟序

上經體卦反復有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反復十二下經

惟中孚小過反復四卦而已上經交卦有泰否隨蠱下經交卦有漸歸兩濟反復對化共得十六而乾坤兩濟離爲始亂合爲頂踵與中孚小過首尾連貫不得爲上經體六下經體二也易以用卦函體卦不自分行其以用卦分行三四相追者每卦之差十七年三百十七日追差之限相距或三年四年上下爲陰陽代謝之端故每限入交屈伸之數皆差池三四年不可齊舉也或疑反復交卦各有異象可以遞加反復體卦只有一象不可遞加者不知一象反復各退東西相距三十六卦猶南極北極之明有兩極子前午後之合得六辰何詎怪乎故語體用相函之歲則

四千八百四十四年餘三百二十七日為度以歲法為實語用卦相乘之數則六千一百六十年餘二百八十八日以日法為通語體卦相乘之數則四千三百六十九年餘二十四日與通法差準也明乎體用相函通實互推贏乏相追之故則易可得而言矣作中孚中孚小過小過既濟未濟序第十一

七十二卦對化序

對化之與反復互相為用乾坤與對化以用為體屯蒙與反復以體為用推而行之兩序互與屯鼎蒙革各以其類相應為序天地主客八體八交言尋其家或遠或近或取或不取皆求其故而易之微義淵乎至矣故復作七十二

卦對化序第十二

先生精于易數著易象正凡先儒所已言者不復述大要以易準于天地故以六十四卦上推天道下驗人事歷代治亂興衰瞭如指掌當時及門甚多而傳其易者未之有聞故先生沒後而易學遂無傳也後學鄭玫識

三易洞璣序

虙圖序

虙圖上

肇本先天上元始箕卦周三乘與象相麗斗井箕參為姤復次數生以九象生以三三九相乘以別度始一候餘分七百二十有九三候之餘二千一百八十有七歲餘五萬

二千四百八十有八分其卦數以命歲餘故歲日相得象
數不盭爲萬歲歷行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歲七
精還始與天無弊是節一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譔之所經
說疑義有九開端十二作十二開別繫于後
處圖中
日行進退見于表晷表晷贏縮曆律所出法置天方四周
各百二十有八方圓相削凡十八變而反于極兩極出地
表當天中一表之中偉當一方方各有八與卦相直九八
相除以視贏縮九以爲法八以爲實晷影之端別日月食
陽曆変盡一尺四寸八分陰曆変盡一丈六尺一寸二分以倍命日八九除之或終

或中皆得其食爲百二十以聽其律陽以九九陰以六六盈縮于三爲百十七歲十二辰以三命之三乘全律兩命其率而象數不失是第二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處圖下

天日競旋地牽其中九道遲差若雌與雄鎮歲熒日金水月地在于天下輕重相次月遲以日地遲以月大小度分各踰十三地之從天一月所牽强贏十三凡歲地行一百五十六分二十五秒周卦之歲而進一度以歲乘卦而得度周以餘乘歲而得周度大地之分當天十一故十一乘

而精物可畢以四因之而無餘歷故百有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歲爲四千五會而差合不閡是第二首羲前所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序

文圖上

姬文上聖始變卦次序六十四爲七十二爰立八表九次相趄揆象定表吹律命位每卦十八或贏或乏三分損益逾九而越或從其陽或從其陰大地所治當日月心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九里而聖人不事赤道準極各三十六赤極相距各五十五日月上下卯酉子午視其星繫以爲卦

土泛而視之爲六十四屯蒙需訟不知其數揆象吹律廼知其故是第四首至文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中

人得地息準于日度陰陽既合毋倍其數一六四六息與動俱臟腑十二與圖書相副天泉兩間五歲間遷戊巳當乾以司地泉歲星之行亦左右臨象數相交直于其陰倍七十三歲而屯需師畜左右間辜日星相交如顧兩手循殷至踰以復于肘是第五首至文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下
七十二卦以五乘之爲乾坤策日月晝夜以别冬夏損益歲餘復反其初日臨月觀天地復還開物當名不違其端八際周交二百四十有八又踰其一以會日月日月之行則有羸縮地亦因之以遲以速非地亦有遲速日月高下以離其服圖書相交五十之中以乘四方總除其央再乘十九上下彖數以爲大章大章之月與辰相直去八十一爲日月式是第六首至交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别繫于後

孔圖序

孔圖上

仲尼妙言始命卦位萬物終始視日所在五精從之各依其方以其本數察五精度艮藏其巳坤藏其戊震有木火兌有金水三五十五以復其數性有所著命有所屬情有所好亦有所惡好惡以貞性命廼固視日所在以正其度以正父子君臣賓主兄弟夫婦是第七首至孔始立姬文首乾仲尼首震乾以立性震以立命知性命廼立知命性廼盡見在繫傳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中

天上地下頂踵廼立陰陽腹背左右互易乾坤之等七十

有二以八乘之五百七十有六每卦之分一十有八積三十二而究于本末三部九候以眡生脫八表之交在于中達謹守孚過勿使氣奪陰陽太少平于渙節其上二百九十有七其下二百七十有九日月兩交互于濟中乾坤以通遯動于咸恒氣發于屯蒙自亢還濟不戰焉窮是第八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下

歸藏首坤連山首艮何以首艮兩乙之命仲尼函三兼兌與震震委兌源山澤以蟠方于兩臂一尺千里八表徑圍爲八尺水中街兩交達于四末左陽右陰任督上下七百

二十九穴萬物有命皆繫房中大火見陽列國廼從木落水歸安知西東故巳不破亥未不破癸河漢縱橫爲百國累不識八累何言八會不測八表何言天老人從地之爲天地從天之爲道是第九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謨之所經說亦爲十二開別繫于後

貞圖序闕

雒圖序

雒圖上

古聖知作雒圖始出雒圖若呂貞圖若律春秋之元在貞雒端距古甲子太陰之曆四千三百七十四歲太陽之行

五千三百四十六九六始戰爲災歲會乘陽就陰退行九百七十二歲太陽之極八十有一乘之以六四百八十有六又倍退之而反于歷始少陽之極二百四十有三乘之以兩四百八十有六又半進之而及于災歲故爲災限四千六百一十有七知無繆言聖無妄作反復其道以辨憂樂往九則來七往六則來八往一則來三往四則來二往二則來四往三則來一往五則來十衆八數九往來相直推之百世不失其一是第十首亦爲孔說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雜圖中

爲彖紀歲紀歲以明運爲數紀日紀日以著月月行十三月交二十有七大餘卄五小卄十九故爲十九以當章二十七章以當際八際以周卦周卦而夳八月會平行四十有七以會經食六千三百四十五會上下一百三十五食餘分之積以交數爲實八乘食法而四分歲之一以歲四分一千八十餘十有二而加其一彖數終會春秋用之以紀日食是第十一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雜圖下

三易之道本于天地次以人事有易有詩有春秋春秋紀

日詩以紀月日紀以軌月紀以蔀軌有三爻其歲八十有一蔀有四章其歲七十有六四章之始以別日至五分月候以立五際故易二百九十六歲而終易之軌三百一十四歲而與天始會三垣九野經辰之四以爲詩緯故詩易春秋同次天地以洽兩緯是第十二首至孔始立非諸讖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餘圖序

總圖象歲餘圖象閏即孔圖位別爲十六精魂爻變乾坤迺配一爻之分各九千五百有八餘分五五定于地道不爲歲積六十四歲而度移一直日月相追近一遠三五震

八風申令其間常事一行與卦往還有道而行之爲德無道而行之爲賊知道者不言知言者不惑是第十三首疑義有九開端十二亦爲孔說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凡百五十六開別繫于後

孝經大傳序

思曰予爲經筵講官講易詩書禮二十篇爲太子講讀未及孝經已念是經爲六經之本今此經不講遂使人心至此楊嗣昌陳新甲皆爭奪情而起無父無君之言滿天下大可憂乃退述是經以補講筵之闕

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篇大戴禮記三十有六篇儀

禮十有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于孝經觀戴記所偁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論初爲孝經之大傳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籍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

天下休明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
復也臣道周冒昧謹輯上言

詩表序

思曰少作也時方弱冠與春秋執同作先子云梁山門人如劉完公陳平人曾受是經謂其體大思精皆與三易表裏今春秋軌亾是經僅存其序言而十二部與三十六表之義例猶或可尋也然尚逸卜雅頻弁以下表一序與終卷七表之序俱亾矣七表者一曰書春秋逸詩紀年準詩中卿士侯伯同姓表二曰書春秋逸詩紀年準詩中卿士侯伯異姓表三曰風中羣伯詳表四曰雅中卿士畧表五曰漢及新室十二世申轅韓毛傳授表六曰申轅韓毛出處去燔書遠近表七曰左氏春秋列國賦詩去詩遠近表凡黃子所爲詩序正春秋表正猶未脫草以授弟子詩表詩撲春秋軌春秋撲漳上皆未有栞本一遭巨亂難
復存矣少從先子獲聞其畧云

詩表蓋十有二部爲三十有六表有篇序無章句訓詁以經分部以傳分表以表繫載表始于文武以迄春秋爲亖經之首列國世紀各以其公從于本序載始于仲尼左氏以迄西漢碩儒之所論述各以其辭從于本篇于是有篇而後有序序以知詩之意有序而後有表表以知詩之時有表而後有載載以廣詩之義序有大小子夏毛公衛卿不以入别但偁本序本序者本始也表有先後二南十三風二雅三頌年數不一遠近各異故有定表定表者揆世也載有詳畧左氏荀卿呂客戴德戴聖韓嬰賈生董生孔鮒劉向此十君十二書者故最爲多思曰戴有孝經引詩十條家語引詩五條

左氏百六十有七條荀卿六十條呂覽三十條戴德八條戴聖五十有九條韓嬰二百七十有二條賈生十有四條董生十條孔鮒九條劉向三十條言十三書者或謂左氏之兼外傳劉向之兼新序也韋玄成蔡義王吉蕭望之匡衡翼奉時見奏記故最爲少恩曰載只西漢數人不過二十餘條東漢皆不入載載止于西京懼太衍也西京備載末見轅公故闕齊而存魯魯者申公也存之者存疑也韓見其外而闕其內外以從載不得從序故申有表而韓無表也馬融忠經不以入載尊孝經也鄭玄無所取者謂其詁也蔡邕無所取者謂其膴也取于前漢前秦以爲表載故其義廣而近古取于申公之說以爲參表參序故知詩不孤據攷其編次而子夏爲信取于卜序毛傳申說以爲定表卜序

十五國風皆有諸公則歷倶可推中有疎遠世譜不存若邶首頃公魏檜不錄史牒所缺則年次泯矣然于二國中降魏從檜則爲滅國參以世表國語竹書魏有武公之薨年獻公之滅歲檜有多父克鄶之年及武公寄帑之歲則皆本共和始末可推獨二南二雅無庸置表南始文王之中雅終幽王之末立法既定與詩同數則體更不移但祖春秋以裁雅例自文迄幽去其末集與成復辟二十四年自文迄厲合其出居共和行政一十六年皆爲倚揆尼災所取書傳燦然非可強附故鄭玄以十月爲厲表意不從而卜序以召旻還幽君子所取遵古思義則意義不失表

皆依舊無所反復惟魏從陳附四滅國爲一更定而檜宓先魏曹宓先陳亦不輕易要以大象通其玄微是知詩易造化所作仲尼天體卜商舊告卜之與左或與或廢亦以玄秘時爲詬厲然仲尼亦以二氏爲形管未與之一贊也故詩三百一十一篇亾詩者六增損其一則爲天瞍故以魯當二南三衛以秦當王鄭三伯以小白當四滅國豳風以文王至厲以周公至幽當春秋之實歷而仲尼之大法已備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猶得與于斯文也故畧舉部次作三十有六表繫于後

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部第一

乾之動也止而初巽巽女也姤也其風南也風動于南萬物以成聖人不柔其家則不可以教人周室之大也其三世皆有聖女焉故其子姓多賢以順以貞康叔者武王之愛子也其爲孟侯而以三誥也猶不足以新商之民則夫婦之道難也故始以二南嗣以三衛言周之難繼而商之難變也衛室之亂則皆始于內人焉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其邶鄘衛之謂乎作第一部序

周南關雎至麟之趾表序

周公從文與文俱始約以從文周甲一紀文德以天厥紀

五十玄枵之次星日以起春秋上元歲在鶉火其先戊寅四十二紀德被西土鳳集于所其先一甲蜚龍滿野乃其後載武王以生是以文王四十生發關雎之始則辨于此後世誦之以被于詩雅樂之亂周公所製周公攝政復有七年歲復在南爲世治焉作周南表第一

召南鵲巢至騶虞表序

召公從武與武俱始約以從武周甲一紀武王以生壽六十四召公相之以歷成康周甲一紀成王元年召總百官又廿四年而後乃薨于是召德以匹于旦不斥二國作召南表第二

邶風栢舟至二子乘舟表序

康叔懿親以殲敗墟周召而降此爲孟長百八十年孝夷始衰頃侯有邶盭八世孫而又八世至于惠公詩十九篇皆倣栢舟棄德以色及其衰也賢人愁憂君淫以荒故去靜女而錄頁子七公之間百有八十是爲頃邶作邶風表第三

鄘風栢舟至載馳表序

厲王又衰鄘侯有鄘沬土復淫共姜嗚貞至于七世爲狄所入定中載馳而伯者出襲頃之年至于懿王二百四十備天之紀以爲世警是曰殲鄘作鄘風表第四

衞風淇澳至木瓜表序

凡衞三世以爲三風邶鄘之淫二南首絶宣王旣與武公入輔爰作淇澳不愧康德至于文公衞不得絶雖曰覇勳亦康武故七公之閒襲釐與墳二百四十備天之紀以示復治是曰武衞作衞風表第五

王風鄭風齊風唐風秦風部第二

夫婦之道衰則男女之倫斁男女之倫斁則兄弟之變作震長男也而出于東方武王以治幽王以亂周室之東也則兄弟之旣多焉鄭從王者也齊唐秦三者皆伯也王衰而伯出伯出而王迹熄夫其爲風也

亦皆有兄弟之亂焉而秦獨無有者秦其夏聲乎能夏必大是季札子之言也其在齊晉之間也作第二部序

王風黍離至丘中有麻表序

文王之盛則三百年而天道遷平王之東八十五年而齊桓出國風止桓王風終莊桓爲伯始莊爲王終王風三王而天下窮禮樂之衰離黍丘中思彼二南其去遠矣作王風表第六

鄭風緇衣至溱洧表序

衛武匡宣鄭武匡平鄭召衛周其義則均緇衣之前爰有

桓公相幽八年以亡示戎武公之後載歷五世鄭棄其師
百十一年槩桓與武百有二十兩衛之紀而得其一西衛
東鄭參兩示極皆最後亡與伯鄫息作鄭風表第七
齊風雞鳴至猗嗟表序
二南已熄鄭衛且替王子世衰異姓將繼齊爲太師首立
伯基東遷之前王室未夷實亰哀公紀侯譖之襄公復讎
九世不疑其行則均見之于詩百八十年哀襄同譏作齊
風表第八
唐風蟋蟀至采苓表序
齊始唱伯唐則繼之唐十三君釐侯獻公齊桓始盟詭諸

不同蟋蟀采苓詩十二篇皆有隱憂共和以後伐魏以前百八十年兄弟相戕不錄文公各半其年以足于齊猶爲從王事則從晉名則從唐成王所親始遷焉依嗣鄭與齊與秦相麗作唐風表第九

秦風車轔至權輿表序

厲王之時十有二年乃命秦仲車轔所始凡十二公至于秦嶅二百四十獨叶箱律爲二百宗衞以三世始得其數而武歷文亦百九十凡齊與唐皆百八十又復倍之而國以亾秦獨倍之而國以興然而秦仲嬴姓以絶此四國者以王爲旒又而將捐鄭亦孱然作秦風表第十

魏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部第三

夫婦兄弟之道衰則大國先亂小國先滅小國滅則大國恣伯主強梁而周公將絶魏之始亡也在檜之後鄶從鄭而魏從唐唐鄭是依檜與魏滅夫檜魏者豈周公所以賞勳乎周公起則楚不得滅陳宋不得滅曹楚滅陳而宋滅曹是周公之所大戚也仲尼者以伯主而與齊秦紬晉以唐而楚宋則四滅國之謂也豳處西北以爲天首周以此興秦以此帝周公之東也而仲尼以思故知三部十五國之風者其知天所以建地所以從人之所以興亡乎作第三部序

魏風葛屨至碩鼠表序

平王十三魏武始毳攻其初年斷自幽王譜雖不章其義足通百二十年與鄭相從更始其前共和之間魏犳則均爲百八十與晉爲一魏之與晉非若邶鄘齊于遷邢晉于滅魏二伯所分功罪兆焉晉之封魏百八十年而分晉國又百八十而秦始奪若符券然作魏風表第十一

陳風宛丘至澤陂表序

共和元年陳幽十四定王九年而楚滅之凡十三公自幽至靈則自宛丘以至株林凡得二百四十有二所謂滅國不以秦比元姬所適備爲三恪而楚滅之詩不錄楚而獨

錄陳故曰哀陳所以滅楚反自始封亦得二百四十有二

作陳風表第十二

檜風羔裘至匪風表序

檜在魏前而移陳後陳在曹前而次檜先檜不附鄭魏不附唐所以存檜以綏鄭罪所以先陳以浚楚功世譜不存以意約之考于周記當以幽齊上遡始封三百一十是爲

詩歷作檜風表第十三

曹風蜉蝣至下泉表序

滅國之歷魏鄶不章或一二公其次不宜曹歷俱存僅取兩公四十五年昭公蜉蝣共公下泉伯者已衰晉虜宋滅

晉文宋襄仲尼所非于其終曹羲足見矣作曹風表第十四

豳風七月至狼跋表序

觀風詩者而至于豳則已止矣豳歷百世與周終始不可紀也成王初年周公徂征名公攝之三年乃復制禮作樂周名之志復見于斯巳卯之年成王復辟與武元年又一周紀伯禽始封實啓我魯魯則周國豳則夏土三代之間蓋十二世永守多公以至文始而爲王者酌反于豳蓋亦八百始微終衰千八百年天下之風于是閉開夏言連山殷稱坤乾作豳風表第十五

小雅部第四

雅道之興也則必于文王焉宣王其猶庶幾乎西周之存也非宣王則亦何屬矣故文王之雅可以歌宣王之雅可以書夫文王者以天下之道治一國而猶以爲侯伯周公繼之乃取于治天下而澤及四海文王而有周公其至矣乎宣王者以一國之道治天下而猶惴惴乎恐不足也是亦西室之德也夫其未廣以大也作第四部序

小雅鹿鳴至杕杜表序

文王踐祚歲陽在戊其陰在寅歲星所居在于娵訾不在

于丑厥五十年歲復其次而爲成王復子明辟文王之詩
悉用典禮常棣之作則始于此作小雅表第十六

小雅魚麗至菁菁者莪表序

采薇之三猶爲殷紀魚麗而下周德茂矣魚麗九篇有六
亾詩繼以蓼蕭四海誦德爲受命年其歲巳未槩于周公
致治之際皆與鹿鳴爲一周次作小雅表第十七

小雅六月至無羊表序

宣王元年以至春秋一百有五其在上世成王初載迄于
宣元二百四十而有三歲仲尼叶圖春秋爲治鳴鳥不聞
西狩至矣故成至宣中間八王存康傷厲其六王者仲尼

去之不錄其詩故爲宣紀其篇十四作小雅表第十八

小雅部第五

宣王往而周室衰其始衰也則雅且亂焉至于幽而甚也傳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

則萬物失所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
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
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
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非毛衛
之言則必卜子夏氏之言也夫猶不知于六月廢而
勤王者無功也采芑廢而大臣不任師旅也車攻吉
日廢而天子名戎也鴻雁廢而人民流離家室為空
也沔水庭燎廢而諸侯相戒不敢朝王也鶴鳴廢而
告亂者猶以為罪也祈父廢而民不欲生也白駒廢
而賢者自危也黃鳥我行其野廢而夫婦仳離朋友

相捐婚姻不云也斯干無羊廢而宗周不居人鮮以飽也故雅之始亂也吾于節南山而見鹿鳴焉諸篇之中則各有取之此十八者則其憂創也作第五部

序

小雅節南山至雨無正表序

春秋三年二月己巳朔日有食其半在宣一百二十八年七月甲子之晦日食既之始于元年一百二十而有其二終于獲麟五月庚申朔日食之仲尼所筆三十有六于其饑日以爲食既故百二十以爲日紀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太其兆六以見亥食折而半之六十有一在于幽王二年

十月辛卯之日由是而降周宗旣滅故老傷昔或悼往者如其身遘天命殄絕于平王末四十有九而亂極矣作小雅表第十九

小雅小旻至巷伯表序

小旻之三婦口巳煽巧言之三讒人方盛巧言之三君棄其臣小旻之三父棄其子幽十一年取分于六先君後臣逆而視之而雅道盡作小雅表第二十

小雅谷風至鼓鐘表序

雅道巳絕則二南不作朋友相離孝子缺養賢人勞苦而小人得志聞樂而憂故其義也凡宣之年四十有五以幽

承宣一十有二其所錄詩皆十有四其節南山通于平來獨得四詩而爲一紀此其大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仁人賢士廢爲殘賊小宛之篇追刺宣王不善訓子鼓鐘之篇遠懐文武南雅爲治念此二人而楚茨起矣作小雅表第二十一

小雅部第六

夫亂之初生也則其人駿賢者憚而愚者離及其狎也則其人疲愚者憔悴而賢者思夫思者之言也而無以異于平時不知者則以爲旨美也甚哉知言之難也春秋之詞據事而多斷詩之詞據事而多緩即

不以其事也則必有以矣吾于楚茨而見魚麗焉諸篇之中亦各有取之也季札子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則楚茨諸篇之謂矣作第六部序

小雅楚茨至鴛鴦表序

幽王而降凡六十年遡亂傷周以幽爲殃楚茨之四黍離同悲瞻洛之四諸侯不來自此以下如節南山通六十年言之益緩而志益悲不皆幽世四十四詩作小雅表第二十二

小雅頍弁至菀柳表序闕

洪蔚光曰詩表與詩撰可五十卷是子夙年杜門時書時浦小來學者唯陳士奇陳璸皆有之然二陳有書成不樂傳何也後南陳仕于蜀西陳仕于楚俱以陷賊殉節而歿不復歸書遂以世變後劉完公已避地海外不復出始以詩表五十序寄余山中部居頗與今所傳殘本異而此篇亦闕

小雅都人士至何艸不黃表序

其後十篇聲氣益傑白華而上作于周人緜蠻而下作于下國白華之詩八年爽后漸石之作六年伐戎孤據為難通於平世繹其兇韻亦足傷也得附前篇作小雅表第二十四

大雅部第七

雅而大則至矣文王沒而武王克商文王受命而武

王繼之文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所致也則周公至矣哉周公名公者天之所以翼周也以南以雅則必有二公焉鳴鳥可聞周公之所以勸名也故自文王而卷阿見天命之篤而禮樂之至焉作第七部

序

大雅文王至旱麓表序

武乙元祀邠遷于岐二十一年亶父以卒文丁四載季歷作牧其又八年九命作伯塞庫之難鬱尼爲傷歲在丁丑義與殷絕文王嗣之不失殷則四十二年在戊午蔀二十有九季秋甲子銜丹入戶明年改元仲尼祖之下逮周紀

八百四十上遡后稷邈近恍惚前智所說不可蹟也武王嗣之但有四載不與文等三載伐商一年致治周公攝政則亦有七周二鶉火而大雅備周南小雅俱見其紀而遡世德文王作周武王繼命緜本太王旱麓受祖則于此焉作大雅表第二十五

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表序

周禘太王則以姜女爰及王季而有任氏三后在天天妹云多思齊之篇嗣以皇矣文王九年伐密伐崇載伐昆夷自程遷豐世子營鎬大功以集爰作靈臺以及辟雍故此五篇皆九年中作大雅表第二十六

大雅生民至卷阿表序

后稷之世其次莫紀公劉文王爲十二世小康初年稷復其官迨至公劉其次九百上自后稷一千八十春秋之符史稱莫測周以乾坤實長內德姜嫄以前祖始黄帝亦千八十公劉之世終以成王九百六十周室之祥則有行葦言之若缺不失其節既醉鳧鷖周公之澤泂酌卷阿名公之德周召二公四世承烈雅莫大焉作大雅表第二十七

大雅部第八

民勞而後則已矣夫天命其猶未絶焉大雅之詩亦未盡廢也吾于板蕩而見文王焉于抑而見卷阿焉

于桑柔而見公劉焉故民勞之五篇大矣哉夫子之

所取也作第八部序

大雅民勞板表序

大雅終厲天命未絕春秋約務益以文載四十有二以爲

詩紀方之小雅揆撫一致小雅之篇則爲大夫及其士庶

歎惜憂慮大雅之篇卿士侯伯起而救之故有共和不爲

亂德春秋兆茲而統不裂故爲詩紀以過三百幽哉微哉

仲尼所測作大雅表第二十八

大雅蕩抑表序

召公之勳嗣周爲多正則周長變則召烈穆公匡厲實與

凡伯不雒凡伯又長衞武皆佐宣王以保西土作大雅表
第二十九

大雅桑柔表序

維姬懿親穆公武公凡伯芮伯厹古未遠皆有賢德維此
五篇姬姓四伯衞有其歷詩有滅魏春秋滅芮芮凡託雅
乃以不滅五篇三表而非爲過作大雅表第三十

大雅部第九

天命未絶故厲沒而宣出宣出而克復彼其將相卿
佐侯伯則猶之周召之後也天命將絶則宣沒而幽
出幽出而大雅之道盡小雅之道滅幸哉文德之固

也世無文王而姓猶姬氏也君子以爲周名不出之故也于是起而哀之哀之而曰不尚有舊則是天亦之不忘文王也夫天下不忘文王則大雅之道尤有存焉仲尼之于小雅也傷幽于大雅也傷厲而終以瞻卬召旻二篇夫亦深矣哉作第九部序

大雅雲漢至韓奕表序

宣王歷載四十有五卿士內正侯伯外順故有仍叔及尹吉甫修禮飭樂分賚侯國申伯甫侯樊侯韓侯皆歷平世不得其紀約百二十年始于共和春秋繫之作大雅表第

大雅江漢常武表序

蓋五六年實典南師名公伐淮王親征徐則有皇父爰及程伯皇父繼世程爲周士實本名公王蹟猶故作大雅表三十二

大雅瞻卬召旻表序

幽承其一爲十二載王澤竭矣瞻卬召旻皆凡伯作周公之裔而思召公雅道猶存其何以亾凡大雅變亦有九國卿尹者五列于三公足齒述焉其二亂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凡伯之言周公不亟再益其歷踰九六紀此之謂矣作大雅表三十三

周頌部第十

夫詩則亦逆數也有頌而後有大雅焉有大而後有小焉有雅大小而後風出焉風則易焉雅則禮也頌則樂也夫亦皆有易禮樂焉風其始動者也雅其正奏者也頌其功成者也其始治也則風先告而頌後作其始亂也則頌先缺而風後變周樂之作也而皆終之以關雎故三百者仲尼所以攷曆也三十一者文王所以命世也三百九十有一者西土所以建邦也六者周公所以攝政也四者魯所以得一也五者商之除故也九者乾之所以極物也百二十者參之

所以成化也百有八十者兩之所以分用也聖人之旨知而不可言言而不可固一作而不可再作行之者聖通之者明由而不知者衆人知而不默者亂民愚哉吾之言也作第十部序

周頌清廟至般表序

成王初載壬申之歲周公攝政周有天下巳當大禘周公主祀爰立淸廟禮樂伊始其又五年諸侯來助後此二歲戊寅之年文以此紀爰作周室乃以二月乙亥之朔庚寅望後六月乙未王至于豐越若三月甲辰之朔三日丙午五日戊申召公至洛七日庚戌十有一日甲寅位成翌日

乙卯周公朝至廿有一日甲子用命殷庶邦伯是歲將盡十有二月戊辰晦日王在新邑周公致政明年復辟已卯之歲巳巳朔日又當卜祀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越十五甲子生□乃作顧命康王繼之召公未沒載粤刑措四十五載頌聲之衍于斯極焉作周頌表第三十四

贊頌部第十一

頌至于魯則已矣春秋之後矣夫魯作頌而秦作誓秦以終書魯以終詩天命之在仲尼則又何疑焉仲尼者據易者也圖錄者春秋也小白者分詩之半分書之半春秋之伯也此不得曆者也詩王也書帝也

頌者王之正誓者帝之亂也曾之誓不得終也公之始也秦之風不得終也伯之始也春秋者天符也曾姬甲秦任好春秋之兩曜也齊小白者仲尼之庶長子也春秋之策八萬七千八百四十曾姬甲秦任好皆得二萬三千三百六十故春秋一周而秦受命秦巳肇于書春秋一周而曾受命曾巳肇于詩詩書者仲尼之錫命也小白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受命于春秋春秋者小白之所食也曾秦之受命也則皆于正月之上日太公其三百有二十焉故春秋之周二萬三千四百四十者曾頌之元統也仲尼之所治也天

下後世則有疑吾言者焉吾乃以默于天符作第十一部序

魯頌駉至閟宮表序

成王大封厥後三十伯禽之曆四六十歲盡于惠公治曆之家逸一章閏在康王時放其文始三百四十義見于部作魯頌表第三十五

商頌部第十二

周命既衰而殷肄又長宋茲㕛之策二萬二千一百四十春秋以命其别族尚文者世尚忠者弟春秋之上元十二萬九千二百以用其禮樂周則有魯春秋

則有宋頌之有商春秋之禘祀也詩曰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其商頌之謂與作第十二部序

商頌那至殷武表序

商世遠矣二十九王僅得三宗享國一百六十有七蓋自武丁以下九主當在文王周室之興百有五十又七十四而殷用滅約殷從肖約周從歲六百之祀武丁九主春秋之裔亦復具焉作商頌表第三十六

凡以本序作爲定表非以已意酌約毛申毛公之意時爲本序有所不及未之能勝而申氏說其所差池或百十年與本序不同至大懸絕則不得取以爲斷今所定

表惟宋永氏而罰申表附于其後如衛三風小序皆始于衛頃釐武公栢舟淇澳終于齊桓之世有狐木瓜二百四十二年而申以邶鄘爲管叔時詩篇次不同無得而紀至于衛風十有六公亦始于釐侯栢舟而終于靈公蝃蝀三百六十年之間以意附合殊違微旨蓋亦畧近聲響而迷其鐘鏞也舉此三端足定全表不容有定篇篇有定序要以先後微酌其次如邶風雄雉原刺宣公或别有指如以爲軍旅數起則莫如惠公二十年間用師十五當爲甚耳本序自匏葉而並不指宣公刺時者多惟新臺栢舟爲宣公詩以括上篇則谷風凡詩不

皆宣世故出新意以谷風式微旄丘泉水定爲宣公而終以新臺以簡兮北門靜女北風定爲惠公而終以乘舟雖在惠世得刺宣公足暢序義未爲礙也又如鄘風載馳定在定中之上而居干旄之下衛風河廣定在文公之世宋襄公卽位而在惠公之時世次不同而皆不甚遠或措置微誤何妨顚末若鄭風清人應在文公十三年冬何緣得附太叔之後而揚之水閔忽無臣應與褰裳相次不得在子衿東門之閒明爲毛公失次非卜氏差池其不指稱公者餘有公則係其前無公則係其後于理可推若唐風椒聊爲刺昭侯而綢繆杕杜羔裘

鴞羽則安在荼鄠四世侯緒之閒至其風氣不殊世次致異雖在前賢時史所錄或小差者如秦十二世春秋以前盟會亦少至後而備可以今世詳其譜牒故秦仲始命而有車鄰莊公厲兵志在雪憤而有無衣襄公始有西服祠帝西時而有終南文公游獵觀于汧渭而有鐵駟武公始伐邽冀兼有岐東而有小戎德公徙居于雍下臨二水豐鎬藐矣而有蒹葭穆公造晉康公送之而有渭陽于是晨風權輿共爲康公終以黃鳥斷於秦穆是亦至義非臆說也定表之義風爲最多雅惟十月爲厲今昔所疑然其文自爲幽又雅篇弘重不致出入

毛公篇次誤致者少及年歷易辨先後如一矣周頌所據僅止周公成王而上三十年間禮樂之次亦爲易明作洛之年受命十載大修禘祀先立文廟而次武廟周書七年立高圉廟爲七廟也則於穆維天維清已奏舞象當遂合樂禘于太廟先王先公而天作潛雝有瞽繼之執競祀武作頌六篇則武賚酌般桓此五篇當與執競爲一故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五篇以合執競爲六也由是諸侯助祭則烈文振鷺有客載見以次相從其明年祟祀明堂文明年爲受命十三年

柴告四望巡狩西嶽而旻天我將思文時邁以次奏矣于是反告文廟奏文之頌告武廟奏武而禮樂大備其臣工至絲衣六詩春秋之祀閟予四詩成王孝思以此求之得其義矣故易有序易而詩無序詩卜序不詭而後儒多誤于是作爲定表又爲序詩序詩雜篇準易而起而仲尼子夏所受定焉

洪範明義序

思曰洪範蓋王者性命建極之書予爲經筵日講官掌司經局事時奉命纂修是書爲太子講讀而作初終二卷以正乖錯之文上卷古文以明理義有仁宗談洪範者一有宣宗談洪範者四有世宗談洪範者八皆御泮也下卷今文以明象數有二十有六圖有二十有八紀子所正定謂之今文

臣觀五帝三皇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
書爲堯舜所授于禹湯周公所得于箕子者易于明夷之
卦惟崇箕子明義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
漢興伏鼂口授不眞厥後諸儒皆因伏鼂以證古簡是以
訛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
然皆史家述記之言雖巔末稍殊無傷大義如武成雒誥
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奥
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
觀神聖之微言爲耄口所亂良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
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斂言錯而在後威福建

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弌爲忒殛爲極之類皆
伏羲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説宋室諸儒稍發其端明興
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
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
言天人感名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隲
相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曆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
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
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
敦崇紬繹未有過于斯書者也

明義初卷序

羲易既營禹疇乃作咸稽天道以贊圖籙文王演象與箕
同時洪範始著爲周公師此五聖人實明曆數爰本圖書
以揆世度易託卜筮播于龤夏範多精言傳者益寡伏生
口授章義已離孔壁中湮涸滬與淄五紀之文錯于庶徵
三德之下威福是承維此建用敘于庶極先後背馳大義
乃失幸有條貫未墜于地以圭測日不乖其次乃理舊章
以定厥經如彼五緯從月與星實採先儒仰質聖明是爲

明義初卷

明義上卷序

匪明曷述匪聖曷作有典有則言循其故煌煌聖謨闡繹

自天九用主敬精一出焉孔言止善範言好德惟此善德建爲皇極肅乂哲謀與聖相從虞夏昭茲宣世二宗念我下民寶弘陰隲爰去淫比以就敬一俊民與稽信于耆龜天視天聽則何所疑毋曰威福爲出惟辟天序彝倫亦有興廢乃紹聞衣爲十一章視彼日餘與易同行爲明義上卷

明義下卷序

疇範之原負于神物性命旣治象數乃出二五衍化中和所叙生克比倫乃與天俱禍福將興兆于四體山川雲漢蓋亦猶是事則有徵政則有稽以紀紀德何福不齊乃悟

人天實萃于敬凶以靜銷吉以善應威福之窮則惟滿盈無平不陂無亢不傾至道精微察彼三五剝復夬姤皆于月取睿聖玄通默如不知龜朋筮昆日君月師上確下隤明明閫史往藏來知執彼伐此二十六圖二十八紀勿謂繁幽邈不足理爲明義下卷

思日烈皇己卯三月子在石養先子同榜壇諸門人請釆行所進書子謂儒行月令緇衣宗書頗有次第獨洪範一書下卷紊亂圖紀五十有四尚定更定耳以何子以被逮北去故遂停之在詔獄中又作易象正孝經大傳與禹貢明義呂刑明義亦未遑及是書既免戍還山先子復以此爲請癸未八月始更定是書付浦中諸生而事久交遷下卷圖紀與所進本亦微有異同有洛書九疇圖有五行圖有五事圖有八政圖其圖四有五紀圖其圖十有作聖圖有建極圖有中和圖有愼獨圖有三德圖有九德圖其圖三有四克歸在圖有三兆古象圖有庶徵休咎圖其圖竝有斂福錫極圖有詩春秋嚮威圖有春秋詩嚮威圖有五

精積德圖有北閣積限圖有福極圖凡四十有六圖有五
行汨敘紀其紀五有八政紀其紀二有河洛曆數紀其紀
十有二有日月失敘紀有星辰失敘紀有歲時失敘紀有
烽占紀有雨暘燠寒風徵異紀其紀五凡二十有八紀

明義終卷序

古哲云退師心則殆徵言無章亦靡所屆維此聖人爰擇
務義理當息喧言清霧銷繹彼經文既踰十載雖有前緒
未豁厥眛泛之流之舟之方之乃知古人亦有未詳譬彼
耕耘往而反始一畝百反乃知其理皇皇者極是斂威福
帝訓丁寧皆思其復九疇既終爰申帝訓福與德偕言爲
道貫非曰五中卽爲福極終念父母以作爾辟堯舜所傳
禮樂始興惟和惟修簫韶乃成仲尼祖述肇脩絜矩實配

九疇以式下土上下四方居然圖書建極用中周流六虛猗于盛哉禹箕之言亦三千年誰承厥流誰開厥先非逢聖人一何以傳是爲明義終卷洪範曰卷終又有七圖繫其後其圖蓋起于虞廷有九功圖九官圖九成圖而後以平格險隮圖終焉即所謂絜矩用極圖也蓋言聖人作事必本諸圖書禮樂刑政皆從此起六府取于河圖三事取于洛書禮成于五而樂成于九至于九而天神地祇人鬼之精意皆著矣故曰堯舜所傳禮樂始興惟和惟修簫韶乃成仲尼祖述肇偁絜矩實配九疇以式下土上下四方居然圖書建極用中周流六虛

坊記集傳序

思曰坊記蓋聖人以禮立坊之書爲春秋義例所從出子在講筵乃爲太子講讀作是傳自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至成公十有四年秋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凡四百六事使相屬比繫坊記三

十章後以明
春秋之大義

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于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于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于夫婦春秋始于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魯始于羽父終于三桓晉始于曲沃終于六卿故于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

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于桓莊文宣之閒外釁所從入內慝所從出歸重于別微明嫌爲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于禮制郞流于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悌終始于富而不驕貴而不淫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由正雖其所偁引不過楚越之王晉弑君吳孟子三事思日楚越之王晉弑君吳孟子今浦本作楚喪晉亂吳子非日

楚越之王者蓋第五章也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偁楚越之王喪禮君不偁天大夫不偁君恐民之惑也日晉弑君者蓋第二十有二章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殁喪不偁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日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弑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日吳孟子者蓋第二十有七章也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

人之姓曰吳其
故曰孟子卒而于以定君臣辨大夏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于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讚一辭退而窺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于喪葬婚娶其細者至于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于刑刑窮而反于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宮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畧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

以究其指歸焉臣黃道周謹纂輯上言

表記集傳序

思日表記蓋聖人以仁立表之書為春秋義例所從出子在講筵乃為太子講讀作是傳自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定公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凡三百三十有六事使相屬比繫表記三十有六章後以明春秋之大義

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觀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民時皆于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于表而用在于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贏絀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為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

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于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于鬼神明以告于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于是矣春秋之義不盡于表記而表記之義盡于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示于日月天地則其意一也坊記主于禮讓歸別于男女以明忠孝之

化始于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于仁義歸餘于上篮以明文質之原達于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書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于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蓋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于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傳會牽合也臣黃道周謹纂輯上言

孝紀序

思日蓋盧墓孝子詔安蔡柳谿之所作也孝紀成其友林忠簡爲刻之漳上而柳谿必欲得黃子一言時黃子方以論揚嗣昌陳新甲奪情廷杖歸乃對之揮涕勉爲之序甚矣黃子之似鄒忠介也羅

近谿作孝經疏成必欲得忠介一言時忠介方以論張居正奪情被杖歸乃對之流涕謂近谿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吾足已毀矣雖然吾有不毀者存亦勉爲之序

蔡端卿有道之士也所著孝紀十有六卷問序于不肖十載矣未有以應之不肖誠自忖少懸文疆長媿臯魚惴惴焉奉先人遺體常恐不克自保或展轉溝壑或付鉞鑕鼎鑊爲先隴羞及一二知巳之所恨歎是以臨文嗟悼抱經潸然不敢以餐飯茹痛之言凂告于斗極之下頃年以來遂更隕越垂翼之矢洊于股腹曾子有言士有傷其體膚疤癖不滅鋟于肌骨君不爲臣士不爲友死别于兆域之外生不與于宴祭嗚呼此道豈復不肖今日之所敢言乎

王休徵劉昺盛皆以至德聞于閭里地爲湧鱗天爲發(潑渦中刻本作兩謨)衆及一旦國家多難黔默引身改適二姓竊稍凾廷連姻尸主然而格士尚談貞夫不以爲恥者謂其內行篤而藏身固也卽甚不然猶以忠孝不儕代其回護以爲口實嗚呼精義至命茂德通性士君子誠得閉戶而觀中和擇地以袷醇懿言行滿世過咎不生雖覆五鼎以就樵蘇次三牲以芼藜藿亦豈有所不慊于此哉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言夫國子盡言處父好直之有所不盡也陸象山論學以孩提愛敬可廢六經雖有激揚已進之論其大指不失于立身終始明堂享帝之說不

肖比方爲孝經大傳以至德要道本一十八章其大戴所存曾子十篇曲臺所記天子至士庶人之禮三百八十餘則皆附爲傳常恨鹵莽不足以窺測淵微扶承聖化有感于端卿之言歎裨救之已遲服膺之不懋也乃復揮涕識于簡端言念前賢若其有知應使汗青載五鼎簡矣

春秋鄭氏傳序

思曰爲莆中鄭答伯作也時走數百里來問業先以是經義例爲請

鄭答伯以詩書之餘爲春秋別傳于公穀董胡之外別有討論乃畧廣源瀾引其條貫雖于四家之說未能曠然越其遺軌而于世儒滅裂破碎之說已薙厥繁文歸于弘領

矣凡有春秋雖有遜稽博引之言不如本經先後各自連類聯墨攻守互相詆譏不過字義之間牽株及葉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華人之間智者無所施其鉤繩闇者無所費其燈燭也近世達人詆訶胡氏然而康侯出于四家之後錯綜衆論裁于伊川卓然自異不可磨滅惟復仇之議爲中原張目過于激昂朋黨之論爲權奸涸聲未能自脫至于用兵正變之說猶有縱横血戰之餘若其引禮批繩抉根解節采公穀之緒聞尊左董之正識疏而能通質而不陋何可少也學者去康侯之三瑕起元凱之衆例雖不親承麟紱領其微言于游夏閟默逆傳受經之意亦駸駸

乎未遠矣吾向來彥有鄭牧仲許不毀皆邃于經史有遺世獨立著論不朽之思昝伯歸謀于二兄有所以埏埴康侯章闡左氏者僕將從而問業焉若夫時俗所沿三家之說使僕執筆辟弭僕病未能也

陳宣公五經涉錄序

陳宣公道器弘深所涉錄經史咸有譔結能因博以造微由條而詣實又專力于洙泗之言自胡陳朱蔡而上商田伏歐而下皆有以破其髮髦申其禬袺杜牧有言若使仲尼復生與賈鄭諸賢相與日夕不能使游夏坐擠其位令宣公當游夏時揲筒濡策商田諸子亦不能與之後先也

先年已已亦晤宣公于漳中于時五經猶未卒業去之十餘年吾學日墜宣公日昇昔杜伯山愛東海衞宏及至雒陽謂鄭興曰林今得鄭君諧矣使衞君得林且當有以益之及宏見伯山果闇然衡服伯山乃以漆簡尚書傳于衞宏今宣公之所益我者多矣友博以歸約約十以宗一由謙得貫克華復實僕與宣公蓋從事焉而未遠也

何司農榮名序

今上御極既十有七年明習中外之故洞破常格以馭俊乂其大要謂兵賦之治決有別才欲坐進劉晏陳恕于由求之上以謂使仲尼處末流值[illegible]寇交訌兵食雙絀決無

持孤信以懸四海之理于是咨疇岳牧僉謂臣楷可憶臣
周嘗于上前誤呼亞子名作卿解翻上正容曰楷卽敬字
衆于是知上注意亞子過題柱書屏遠矣亞子初爲司農
臣所節核佐大農者甚夥及改爲給事中值朝家大故衆
所縮舌不道者率自亞子昌言之諸貴戚柄臣聞何公袖
中有所屬艸咸凜凜自危也天子亦不憚爲去柄臣飛諸
貴戚無犯何給事中卽諸綸扉所代王言隻字紕纇一一
批之天子居閒謂諸言官能重國體不辱王命者必何楷
也亞子既以周衆離掖垣左右國郵日以慇邦否日以餫
宵旰淚意諸廷臣無復踰何楷者卽諸廷臣亦自顧以爲

不如也先是二年邊圉孔棘大司農俯屋歎衆孔之能亟于管籥天子以爲不然是嘗使兵部與戶部駢爲合體其時始寧倪元璐慈谿馮元飈皆負世望稱相知先後庀兩部天下喁喁謂是兩公者合意共慮兵無溢額餉不縮節居圉上下或可爲也而豫楚已潰關寧又棄兩公亦不得以伊呂之器犇于劉陳于是將舉臨車大行之任齊頓于亞子之肩背以周所見鄴仙鴻寶與亞子則皆所謂備道德綜經術之人也通達四周敏機籓括則馮公爲勝正誼明道以不致君爲恥則倪公庶焉而亞子淡然見患不避榮貴不喜隨效稱試以不徑不竇爲事方亞子輟瑣闒髒

補外時持白扇騎欵段拜客街中了不以得失爲意曰吾戶部郎也何都垣之有衆咸謂有大臣之量云今天子虛席而名亞子度亞子必有所佐天子出于劉晏陳恕而上者劉晏正簿書必用臺閣士人曰必毋使胥人與出納之務陳恕治鹽鐵不以薄上中書曰財用充盈徒開天子侈心得不至告匱足矣今四海俱告匱也臺閣士人又不盡曾史之倫能得三五年無兵使劉陳理其瑣節又有鄴侯杜佑寇準王曾之流宣其弘旨或漸次可爲耳必如桑孔裴程折秋毫以破丘山收眥睫以枯腸胃奴僕之開陌除蚍蜉之守榷酤則固亞子之所不談亦今天子之所必不

用者也亟子行矣亟子能使法必伸于貴近必不使法絀于獷帥驕鈐能使道不屈于綸扉必不使道絀于遐方部屋李德裕王旦中人耳值悍帥叛孽于請之時徐折一言朝家省費卒數百萬平地流錢者豈必盡積金高斗賦幣成丘哉行矣為天下持傾之道決在平虛不在盈滿為世家支虞之術決在公貝而尊才不在左才而治貝也僕老且病被明主重恩無可報明主者謬悠之言託在不討唯亟子含頤出而擇焉

義倉志序 章凡二

福永日子立浦中里社義倉之法蓋參平糴兼賑卹行之不盡晦翁

朱晦翁在崇安時値歲祲浦城又有警里閈譁甚晦翁乃從郡倅借米六百石貸之民間約歲冬斂償取十二之息於是百姓欣然繈負相續比其後七八年間社倉之儲三千餘石晦翁初名對便申其說孝宗爲頒其法行于天下然至理宗不三十年間弊甚矣催索徵息之害逾於國服雖黃直卿亦以爲不得不變蓋貸粟於民責十二之息錙子於儉歲而責報於豐年一豐不償兩儉則十子不報一毋寍其窮也魏元履嘗嘲晦翁舍常平之遺法踵荆舒之陋習晦翁以謂斂不徵息其源必枯積陳待饑紅朽難食彼此互譏要于時事土俗各有攸宜膠柱之絃難爲風雨

也崇建而上其俗皆稼穡發斂可稽築塲之入倍于麥秋取十二之息似不爲厲興泉而下民繁土稀仰給嶺海稱貸之法不可復施猝值荒政唯有平糴一路而談者又謂糴平則商艘不集價湧則廣粟騈歸若是則以極昂之價與極低之民爭命也凡爲納溝請命者不急于下戸而急于中民下戸力食不遠則艱鮮自給苟支朝夕中民窘于升斗皮面自護青黃之際七日不給輾轉已矣富家居積與豪販相比視穀價靜躁以爲憂樂其所損不過錙銖而嘗足以護中人數十家之命今試爲一法無貸粟取息之煩又無勸助施舍之苦莫若泰義倉之法以行平糶之實

使士紳向義者先捐所入酌其中價以爲穀毋値穀價翔湧涸鮒羣呼之日乃以平價出糶毋視翔湧之價捐其十一以爲中人取升斗者晨夕之需以爲富室操重輕者渙藏之唱俟其價平然後還毋於倉取羨于子使富室藏倉於不涸貧民解急於須臾是則可爲也士君子居平議限田均田博濟之業若是平糶之策卑卑易效者耳諸不論發儲盜藏之慨但如緩急嗷嗷米戶持長短半晷不發粟賢有司卽操朱繩赤棒繫治之不得也特吾徒釜庾仁人之餘以補助造化之所不逮暫之無魏元履紅腐陳積之嫌久之無朱仲晦捧息取償之害雖奇贏子母君子不談

而謙之稱物平施節之議節斂慶亦古裁成輔相者所有事也談者又謂煩嚚之民稍見積粟踰時未賑必有指囷揭木之事然吾鄉小民皆倚手力艱鮮自給以義題之必不以不義攘之自古饑民未有揭木以指常平廣惠二倉者且是固爲一二子弟多賴收財也吾鄉又號善稻之國青黃之交懸命一綫者不過十數日米價翔湧不能兩三倍酌於其間損時價之一二則見德不貲所保中人滋多即以子毋計之取子以給煢獨之生留毋以存社倉之本初無儉歲虧毋之虞亦無富戶捐貲之累也朱元晦初借米時亦以冬歛寄於民間及於原米還郡時只以簿上太

守而已一年之後子息既繁乃卽以息穀爲建立倉廩之費今卽未立社倉可先卽其家所願輕之本以某家散發如數爲限度時價之中裁青黃之際爲平糶三五日而止至于四方商艘及民間貴糶者皆可悉置不問夫子有言立達繇已取譬有方亦安能使河內俱受汲黯之符吳郡俱飽希文之粟乎

予再閱社倉七記崇安唱義者不過劉復劉得輿二三家建昌南城則不過吳氏數人耳皆能爲里閈支持數十年不敗吾邑數萬家幸得與諸君子從事各有澳屯經綸之意卽申晦翁立社之義事半功倍無難也晦翁發義於開

糴卿不過千家之聚故借米六百石足濟一方今以萬家
之邑借六百石米猶之蹄涔也計今鄉斗比古量僅當十
之八雖積二千石僅可得千六百石米無贍于兩關之內鄉
民負一石粟走二三十里非有贏二三十錢不爲之比至
又有給票待支出倉候門之苦則不如多費數錢移就商
艘仰升合于米戶之爲便矣安得子貢爲司庾陳鮑爲斗
給施散其間乎今擬給一票僅支五斗兩票合支一石票
至即給當日收繳非淳厚管事綱紀其事勢不能一一令
主者稽察之也度此事必須用倉收儲得當然後以一二
賢達董之今既依開糴之法先寄本家侯子人稍贏乃爲

版築之用則依價減糶原無子入後日值豐年以折色徵贏乃稍得餘錢於本色之外耳必以本色依母歸倉則是於原出之數反損十二更無以爲高廩之需也若減價廣糶意量極佳然事出權宜無畫一之效或市義不出數家發心不過移時時過事移亦有勸相所不至者矣今定依時價每石減十分之一再減一之半以便於鄉遂負戴之苦擇一二勞耐賢達督察僕役盡蠲諸守候給散之習又嚴勸諸同志聚腋抵璧必二千餘石三倍於開糶之數然後可濟一縣萬家不時之需及冬成徵歛卽以前糶之母取其贏數以爲蚨子或贏至十之二三則不出三冬而倉

本倍耗或有徵其原毋自歸者聽之亦法外之意所不敢滯也當崇寧時行晦翁之法有司徵息幾與熙寧同弊嘉靖時吳給事世忠亦言法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亦謂義倉取息常平不取息耳而常平以有司發粟守候拘若徒爲衙蠹倉胥所飽無涓滴及於民間今先行勸糴後成賑郵以平糶之餘爲貯義之實上之可以釋常平之囘下之可以增社倉之美使鼠雀不生狐兔無窟雖行之百年無弊可也若夫潤澤之是在吾黨諸賢矣

陸宣公集序

思日子爲庶常時作時崇魏始恣故獨深談延齡竇霍慮天下之亂發禁衛也

人已瘵乃索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於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為之下涕猜主為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病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於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為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以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紐而舉大僃以謂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之賢者聞

其言亦以爲闊迂耳順而心吐之也然至於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於事後而短於事前故論多滑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家之市鬧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鉦鼓聚族子酒醘之費無有寧夜久而厭之亦以爲循禮義謹垣牖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爲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爲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還神策以固關內於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既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福君

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事外執鏡而測之其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亦鮮矣子政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感猛獸爪牙之險思崇中尉握兵於內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既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禍不發於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既不擴而受公庭之言則必襲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蚤而言之太察故獨渠雪其身絶交游郤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脅蔚爲天子保其名器卹賞散官卻邊餽及論元

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與藩鎮俱底由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子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即不罷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未足爲難而惜當世無復能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知之也即不知但取其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漫試以天下爲倖故復刻之與衆共繹焉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卷而處修其質而不
飾於天下則不如椎髻而舂皐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
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則涇
舟之側無有譽髦有襚之田無有媢婦不信其言則貍斑
與豹蔚爭坐隴廉與娵孟同宮是兩者說之無定者也亦
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爲帝不能
使疏糲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糲尊於絺繡則土塊
掬飯皆爲鼎烹人脯鬼血雜糅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
爲金玉絺繡則必實其糠覈鍼錐賓其糠覈鍼錐以爲尊
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

天下可以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皆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者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羃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於天下則是燧皇卻寵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茍其才不至於作樆習不至於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鹽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於庭堅涓成務光所震心於莘野也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操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爵斯而談于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

不復談易豈爲慢乎予之蓬卷而椎結固已久矣

姚文毅公集序

思日蓋長洲姚希孟也所著書可百餘萬言惜不盡其年尚多所未竟今此集所謂清閟閣集凡十有二種八十有九卷吁亦盛矣故黃子比之弇州大泌然黃子所以重文毅者非以文盡以學與行也文毅孝子也居文母之喪廬墓金涇阡之殤極柴毀幾于滅性仕則爲人望所歸必欲爲救時之學以自見與舅氏文文肅公湛持皆以天下風教爲己任在魏客時凡朝廷有大疑難楊忠烈高忠憲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鄒忠介諸君子皆往諮焉而後決未見文毅則諸君子皆嗒然若失但顧溺于浮屠時爲黃子所歎

天下之談治者有四曰劇華而就樸劇聲而就實劇壯而就柔劇獨而就同此四劇者經世之大慮也然必無當于

治者何也華樸聲實各天之所生鶴素鸞青鳳笙鼉鼓非鐘律之所得度也由是而推推松入葦其動不柔束鵠就雞其形猶獨必欲劌之以幾于治猶以鹿卷而望画絺鑿瓌以虞韶夏其不格于神祇取号于鳥獸亦已明矣嗚呼文章之治一盛一衰星漢之旋或朝或莫方嘉靖之初年議臣鶩起文章之道散于曹僚王弇州李歷下為之歸墟歷下不盡其年弇州躋于大耋雖豐險殊收而峨渤比茂迨萬曆之初年閣臣鶩起文章之道復歸詞林李大泌姚吳門思日李本寧雅自號為大泌山人姚孟長吳門人為之歸墟吳門不盡其年大泌躋于大耋先後數十載間軌轍相差而堂室一致嗚

呼此豈人之所能爲哉予執筆晚不及事大泌雅契于吳門先生見天下所爲霞起雲蒸嶽舉海踊爲天下文行宗表無有先于吳門者矣先生撰述甚富裒緝多所未竟然自其中身所就施于行事措于朝野者已百餘萬言自有詞翰以來經緯道德包通玄史鬱之以仁孝鬯之以禮樂條餘可尋南雅不僭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旣以風教自任天下亦以是推之源瀾旣廣風濤滋生蜥蜴聚而黿鼉朝隮天吳嘘而星斗欲覆理勢自然又何怪乎夫慶譽之來利于艱虞而屯于亨泰于喁所應收于遠邇而散乎隆墀陸敬與奮筆播遷之際敷誠動主含忍數時及其雍容

不能與裴寶爭一日之勝李伯紀踔足板蕩之間刺血籲
天僅回一聽及其底定不能與彥善分一旦之安況無陸
李之間關逢裴汪之晏晏而欲以琴瑟之雅排其儌倖筐
鏞之音變其咻噢艮巳難矣而談者猶謂四劑未臻大虛
不敎爲是吾徒胥角就夷焚膏煎香之所自致嗚呼夫當
畊文之時天老申圖于巢阿呂保爲音于有卷申圖則備
千籥之儀爲音則極嵦喈之致豈必使鴝鵒改羽受敎于
乘扆騶虞涵唏就謀于圈豕哉必若用晦之說明哲所收
委蛇之篇尼岬閒採此必生逢垂翼握粟自完或亦意在
射堉乘機間獲未有值方中之時立承明之下而涅豆託

雕塗脂獻歷巢彩指于鼎烹受餘含于衆唾者也觀于先
生安步措辭閎聲亮賷既包舉以儀衆又範同而立獨雖
磬堯未鳴而宮商四發是以韓蒲州見之而有王佐之儔
劉南昌因之而有人龍之歎何香山几几以遜齊年文湛
持胸陶而要永夕咸謂天生斯人以扶泰運帝賚良弼以
固苞桑至其位不及于文何年不登于王李麟麦鳳傷天
下共歎則亦命也必如平津曲學以阿時匡鼎優游而釀
亂頑君謝能于文采予夏抱慙于同貫即使捐其名位以
畀先生于先生所受于天者諒無益於鍼毫又奚增其繡
繪哉故四劉之論必無當于經綸而十二集之傳信同遐

于彝鼎也